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融堂四書管見卷一至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貢生臣黄嵩齡

經部七

融堂四書管見　　五經總義類

提要

臣等謹按融堂四書管見十二卷宋錢時撰時有融堂書解已著錄此編凡論語十卷孝經一卷大學一卷中庸一卷即嘉熙二年喬行簡奏下嚴州取時所著書之一也俱先列經文畧加音訓而詮釋其大旨於後孝經用古文大學但析為六章不分

經傳蓋時之學出於揚簡簡之學出於陸九淵門户迴殊故不用程朱之本其解論語崇德辨惑章謂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二句乃證愛欲其生惡欲其死者之為異齊景公有馬千駟節合上文為一章謂其斯之謂與句乃指夷齊便是求志達道而言又大學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仍附第一章末謂是聖人承上厚本薄末反覆曉人之意亦俱根

據舊文不肯信為錯簡朱子與陸九淵書所謂各尊其所聞各行其所知也然金谿之學惟憑心悟或至於恍惚窈㝠時則以篤實為宗故其詮發義理類多平正簡朴不為離析支蔓之言又敖繼公儀禮集說後序所謂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者矣卷首有紹興己丑時自序末有景定辛酉天台錢可則刊書跋宋史藝文志馬端臨經籍考皆不

著録獨張萱内閣書目有之雖以四書為名所解不及孟子與朱子所稱四書者異故附列於五經總義類焉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融堂四書管見原序

時未弱冠先君子葯坡翁授以論語及中庸大學且曰只會得學而時習之一句餘書不解自通屬遭多難崎嶇顛頓萬狀服膺斯訓未嘗少置然不過尋繹先儒文義助之演說年踰四十忽自警省始大悟舊學之非於是取三書讀之灑然如脫纒蔓矣間因講習積而成編後獲從慈湖先師遊竟櫝藏弗果出迨今十有三載春二月兒輩請觀迺稍稍刪潤附以音訓併述古文孝

經二十二章題曰四書管見嗚呼非敢為它人道也傳之家塾庶幾先君子之志云紹定己丑四月二十日蜀阜錢時書

融堂四書管見卷一

宋 錢時 撰

論語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音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音洛乎人不知而不慍紆問切不亦君子乎

子孔子也同門曰朋學說文覺也習者習孰其所學時習言無時而不習也慍怒也

學者覺其所固有而已故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心本無體虚明無所不照為物所誘為意所蔽為情所縱而昭昭者昏昏矣是故貴於覺也不覺則何以習禹曰安汝止習此者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習此者也孔子為之不厭習此者也無時而不習即無時而不明滿天地皆春風和氣也其為說何如哉於是而有同志來自遠方則知學者益廣矣此其為樂又可量哉雖然知學者自知不知學者自不我知安可强也世世之人昏昏

遂遂醉生夢死視聖賢門戶不翅若氷炭正可憐憫耳安得以其不知而遂愠乎君子之心如太虛澄然何愠之有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去聲而好去聲犯上者鮮上聲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有子名若孔子弟子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陵犯長上也鮮少也作亂爲逆亂之事也

本立而道生以下有疑更待細勘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矣孝弟即道即仁何本何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即機巧之巧令美也仁人心也

得其本心斯謂之仁意態浮動務說人之觀聽此何所用心哉故曰鮮矣仁言如此等人少有仁者深不然之之辭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去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省察也不欺於心為忠不欺於言為信傳者傳道也習即時習之習

傳而不習則所學者不在已何貴於傳也然而日用功夫往往多就文際應酬上走作故曾子三省以忠信為先記曰忠信大道易曰忠信所以進德誅不忠文不信則所以傳而習之者何事哉

子曰道去聲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八百家出車一乘千乘諸侯之國也時者農隙之時

只一道字便非春秋戰國氣象古註訓治殆未然也敬事下聯著信字節用下聯著愛人字為國者所當深體

子曰弟上聲子入則孝出則弟去聲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親炙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餘暇也文即六藝之文

入孝出弟為弟子者職分所當爾然不謹則慢忽不信則詐欺不汎愛衆則偏私汎愛而不親仁則無所決擇以成其德行有餘力最宜玩味見得聖門力行功夫鑿鑿精實學文非所急也學而一篇多說孝弟忠信四字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

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賢易色者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也致猶委也

賢賢而下即是古人實學吾必謂之學矣所以極言其學之在是也四事雖排説獨以賢賢易色揭之章首最是緊切處使好善之誠不能勝物慾之念卒是以往横流莫遏事君親交朋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安能各盡其分乎曰賢曰易曰竭曰致曰信不可草草看過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已

者過則勿憚改重端重也威威嚴也固堅固也無毋通與勿皆禁止之辭也憚畏難也

氣輕志浮故不重不重則所學易揺主忠信而下所以學也所主者忠信大本立矣自然重自然威自然固又須得如已者友乃有益不如已是與已不相似非同志也友同志矣又須不憚改過過而不改雖友同志無益也或曰不如猶言不勝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終者不怠於終也追遠者不忘於遠也

民之秉彛好是懿德本末始不厚也於所厚者薄始無

所不薄耳能慎終能追遠安得不一反而歸於厚哉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平聲抑與之與平聲下同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溫和也良善也恭敬也儉不侈大也讓謙遜也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以得之三字當看是得也非我求也非彼與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去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可謂孝矣

父在而違父沒而倍者多矣觀其志觀其行而於父之道三年無改則終身之所守定矣所以為孝有志有行之可觀而其道可以無改非不義之父也如或非道又當權宜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禮者天則之自然人文之品節也和即中和之和斯指和而言小大由之言上下所共由也

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即禮之所以為禮也茍知和之為禮而禮之用未嘗不和則安有不可行者哉有子所謂知和而和豈恣縱無法度之謂而以禮節之者特區區文貌之末歟

有子曰信近去聲下同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去聲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義者宜也復踐行也因由也宗猶尚也

信所以明義恭所以行禮非二物也何以謂之近若曰其蔽也賊無禮則勞彼善於此云爾由是而得所可親

之人乃庶幾可尚焉故曰亦可宗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去聲學也已

不求安飽能敏事慎言非篤志力行者不爾然須識所敏者何事若區區未務則何就正之有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音洛富而好去聲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七多切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平聲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

諸往而知來者諂以言媚人也驕矜肆也可者僅可而未盡之辭詩衛風淇澳之篇治骨角者切而復磋治玉石者琢而復磨往謂所已言者來謂所未言者

貧無諂富無驕雖愈於常人之病然未必忘貧富也樂與好禮則忘矣此君子所以無入而不自得子貢因悟切磋琢磨之旨知學問之無窮是告諸往而能知來也

故夫子喜之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苟知人則知所向方矣不知從何所决擇子夏子游子

張尚不知夫子況他人乎所以知不知者安在

為政第二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者得也不失其本心之謂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居中而不動也拱者衆星環向而朝之也

德者政之所出民之歸也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斷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語

思無邪一語所以示萬世讀詩之大法不然則鄭衛國風適滋蕩者之邪心乎

子曰道去聲下同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導也齊一之也免者苟免於刑也格正也

德禮者人心所同有非律之於其外也故有恥且格為民父母行政而使之苟免無恥亦可憐矣雖然猶有政也猶苟免也後世徒刑而不及政斯民遂至於不免且不暇免悲矣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古字如者

十五入大學踰過也矩所以為方者即天則也

此章六節當提起學與天命作綱領看志者所向之一立者所守之定不惑者所見之明由是乃進而知天命焉所謂志學學此者也學而至於知天命則至矣六通四闢徹底洞然無所不覺無所不照過此以往復何所知哉但熟而已曰耳順是應酬上無纖毫疑礙無一事

之不熟也曰從心所欲不踰矩是隱微處無纖毫滲漏無一念之不熟也釋氏虎穴魔宮皆為佛事淫坊酒肆盡是道場渠所謂任意縱橫亦從心所欲矣謂之不踰矩可乎不踰矩吾聖人所以經世所以建皇極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樊遲名須孔子弟子御御車也孟孫即懿子也

所謂無違在於以禮然則非禮以順其親者不謂之順乃所謂違也以禮者養生喪死種種中節無過不及之謂玩一以字人子之責甚重孟僖子使其子學禮故告之以是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懿子之子名彘

自疾之外畧無一事貽親之憂亦可謂孝矣雖然无妄之疾乃有所以致之其為毀傷一也故曰唯其疾唯字與其字不可不深體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去聲下同）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彼列切）乎（子游姓言名偃孔子弟子養謂口體之奉也）

孩提之童知愛其親本未始不孝也惟不敬故失之敬則私意斷絕本心昭融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於是乎在養而不敬與獸畜之者無異謂之孝可乎雖然指能養者而言耳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音嗣）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供饋之也曾則也）

得父母於容色之間非先意承志者不能然須識所以難者何在若嘻嘻媚悦不以其道則非所難也服勞具饌亦皆人子事但不可專以是為孝耳　和氣洽天性昭明骨肉之間無非大順　四子問孝答之不同而其人品亦自可見游夏聖門高弟違禮節危父母之事宜無有也故直以敬與色難警策之即此便是學問用力精微處且未有不敬而能順色者也四者皆當以敬為主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回姓顏字子淵孔子弟子省察也私謂退處燕安自適之際發醒發也覺也

顏子地步已大段瑩徹當其不違如愚之時心融意會非他人所能知也然學問之士苟自得矣目色之閒便有不言而喻者回也必待發於私而後知其不愚者夫子之言殆喜辭也且以詔門弟子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於虔切廋所留切哉人焉廋哉廋匿也

所以者趨向之大槩容可勉彊也所由者日用之實事漸不可以偽為矣若夫所安則出於中心之誠然雖欲掩之而自有不可掩者曰視曰觀猶在事迹察其所安得之心術之微也小人閒居為不善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直何益哉學者於此行著習察而反求其所安者何事焉則當有凜然於不睹不聞之際者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故者舊所得也新者新所進也

所貴於師者求日新之功也溫故而有以知新可為師
矣不溫即晝斷難語進溫故習不已知新進不窮

子曰君子不器器者囿於形體之名

子貢之達宜不可以器名矣而曰女器然則君子所以
不器者果安在哉天德昭融六通四闢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大率先言者未必能行誠力行雖不言可也夫子欲其
從後言之所以抑子貢使之就實耳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周遍也比偏比也

君子之心公普小人之見偏私心本未始不廣大也意我窒之耳一日克己何比何周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乃踐履思者所以致其知也罔無也殆危也

學而不思則無致知之功故罔思而不學則無力行之實故殆罔者空虛無實殆者䠞䟺不安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即攻擊之攻異端非正道而別起一端以誣民者也

正道昌明異端自然衰止不必攻也求以勝之反為害耳須識孟子距楊墨闢許告與夫子之意不殊方明此義孟子亦只是正人心或曰攻治也

子曰由誨女音汝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由姓仲字子路孔子弟子知即覺也

苟有真知無非實學以不知為知可乎記曰忠信大道道只是樸實不虛偽會此樸實之旨即知矣夫子每每提一知字只埋頭說起不言所知者何事最妙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去聲寡悔祿在其中矣子張姓顓孫名師孔子弟子干求也祿仕者之俸也疑未信也殆未安也闕者空闕也尤者人咎悔者所以自咎也言招憂行招辱其禍大矣何以祿為多聞闕疑而又愼言其不疑者自然寡尤多見闕殆而又愼行其不殆者自然寡悔寡尤寡悔不憂不辱即所以為祿也故曰在其中然任官擇人實未有言行不修而足以得祿者子張不問學而問干祿夫子因其病而勉之婉而不迫矣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哀公魯君名蔣舉提拔也錯諸枉猶言置之枉者之上也枉不直也

人心是非之公一舉錯而服不服如影響可厚誣哉大凡直道皆足以服人枉道皆足以致戾不獨人才也舉其一端之大者耳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臨臨民也莊端莊

也孝於親慈於衆舉善舉用善人也不能未進於善者勸者相勉從善也

斯民尊君親上之心本未始不敬本未始不忠本未始不勸上之人無道以臨之遂使民彝泯亂不獲盡其分

季康子魯大夫也由是而知所以臨民則善矣抑思敬忠以勸所以事其君哉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而問之書周書君陳篇善兄弟曰友

兄弟同氣也能孝於親自然克念同氣故書中論孝專説友于兄弟此風俗之樞機家之所以齊國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也政者正也施於有政特由是而推之耳然則夫子雖不仕未始不為政也何者而謂之政哉千載斯言可為太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五兮切小車無軏音月其何以行之哉大車牛車輗轅端橫木縛以駕牛領者小車駟馬車也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兩服馬領者

信則事事皆實無信則事事皆虛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因者禮之大本損益者禮之節文也

能繼則不失其所因雖百世如一日況十世乎惜周之後無有繼之者大本既失而三代損益之變遂以弗嗣如之何其可知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非其鬼是非禮典所

得祭者

邀福於非鬼而先王禮典輙廢不講後世之通患也人病無所見見其爲義而不能果決以進則何貴於見乎聖人纔說知便說勇纔說致知便說力行見義不能勇爲見不義亦必不能勇改

融堂四書管見卷一

融堂四書管見卷二

宋 錢時 撰

論語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音逸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八人

不忍者人心之大閑禮義廉恥之守也舞八佾於大夫

之庭而忍矣則凡力之所可為者何所不為哉夫子斯言所以誅季氏不臣之心

三家者以雍徹直列切　子曰相去聲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和敬之容也二語雍詩之辭

歌雍而徹三家但知僭魯耳不知魯君本非所宜有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何等語亦且習聞而安焉夫子斷之以奚取豈獨為三家者發哉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仁人心也禮者履此而已樂者樂此而已非徒玉帛鐘鼓之云也不仁則何以為禮樂此為前二者發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林放魯人易和易也

夫子大林放之問而以寧儉答之辭旨若有未盡焉者蓋禮之本以奢而亡儉雖非中質猶在也不既庶幾乎味與其及寧字深見傷時之意然必求其所謂本者則

非仁不可故曰克已復禮為仁豈林放學未進此姑本世俗之獘以告之歟喪是禮中一事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夫子感傷諸夏而羨夷狄之有君焉可哀也已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音汝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曽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旅祭名泰山魯國之山冉有名求孔子弟子時為季氏宰救救止也

諸侯祭封内山川禮也林放能問禮之本而求也不能

救季氏之僭有媿多矣曾謂泰山之神亦不如林放乎

所以深罪冉有也在禮則僭在神則瀆將誰欺哉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去聲其爭

也君子揖遜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

爭者血氣之事清明無我自然無爭射有勝有負疑不

免矣而揖遜升降乃如許是其爭也所以為君子也然

則君子果何所爭乎

子夏問曰巧笑倩（七練切）兮美目盼（普莧切）兮素以為絢（呼縣切）兮何謂也子曰繪（胡對切）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所問三句先儒謂逸詩今衛碩人篇有上二句倩口輔之美也盼白黑分明也絢采色畫之飾也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有質而後有文也子夏一聞繪事後素之語而遽荅之以禮後可謂善觸類者矣故曰起予起予者彊人意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

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夏之後宋商之後徵証也文典籍也獻賢也

夫子能言二代之禮復以文獻不足爲憾然則所能言者豈直文物制度之謂哉

子曰禘大計切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成王賜魯重祭故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灌地以降神也

灌以降神祭之始皆然也既灌而往吾不欲觀則禘無

一之足觀也明矣不欲觀三字有忠厚不忍之意

或問禘之説子曰不知也知其説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之於天下猶言達之天下也示視也示諸斯即指其掌而言蓋謂甚易曉也

荅禘之問既曰不知所謂之於天下與所以示諸斯者又何以然也明得此義則上下有辨大分昭昭而三綱五常正矣故中庸又曰明乎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乎謂不知者不敢顯言國惡也學者當就指掌處領

會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去聲祭如不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人且死形質既無有矣所謂鬼神者何物哉知所以為鬼神則知人之所以為人如在之旨可以默喻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王孫賈衛大夫媚悅之也室西南隅為奧尊上之所居喻君竈者老婦之祭雖卑而飲食萃焉賈自喻諷夫子使媚已也王孫賈但知事於用衛而不知夫子所事者天欲以區

區媚竈諂之可憐矣哉無所禱之言不特室幸者之門足以破萬世弄權之膽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於六切乎文哉吾從周監視也二代夏商也郁郁文盛貌

春秋之末諸夏無君魯號秉周禮而且僭亂不可言矣何況其他夫子所以感念先王之舊發從周之歎歟

子入大音泰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側留切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大廟魯周公廟鄹魯邑名也孔子父叔梁

紇嘗為其邑大夫

講之於平時問之於臨事敬而無失所謂禮也動容周旋皆盛德之至豈以一物不知為恥者哉謂鄹人之子必是初年入大廟之始

子曰射不主皮為去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

射貴於中耳古之道乃不主皮其所主者何事

子貢欲去起呂切告古篤切朔之餼許氣切羊子曰賜也爾愛

其羊我愛其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猶供羊餼生牲也

魯不視朔慢上甚矣猶幸餼羊可髣髴也子貢乃欲併去之嗚呼愛一羊也哉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禮即天則之不可踰者無纖毫欠闕方謂之盡到處方是了臣子分職耳故曰明此以北面舜之所以為臣未至聖人皆未可以言盡也孟子自謂齊人莫如我敬王

氣象便不同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定公魯君名宋）

君臣之間非徒勢位君以禮臣以忠各盡其分耳此與孟子犬馬寇仇之義不同先儒把禮與忠對說恐於臣節有所未安屈原遭讒放逐至死而此心皎皎如秋霜夏日安可一日忘哉

子曰關雎（七余切）樂（音洛）而不淫哀而不傷（關雎周南首篇淫者樂之過傷

者哀之過也

樂則易淫哀則易傷發乎情性之正自然中節所謂和也所以不淫不傷者誰實為之慈湖先師謂此論關雎之音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宰我名予孔子弟子以松以栢以栗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戰栗恐懼貌

社之置關國體繫民命其義重矣宰我不能發揮止

以主木爲對而使民戰栗之説又復不能正救其謬夫子所以深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於虔切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去聲有反坫丁念切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管仲名夷吾齊大夫相桓公以霸者器即君子不器之器三歸臺名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故兼攝之不攝㑹也官屏謂之樹塞蔽也所以蔽内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皆諸侯之禮管氏僭之

先儒論奢與犯禮其器之小可知愚謂管仲以其君霸正是器之小處奢與犯禮特其中一事耳未至於道未離於器況假之乎或者之問與公孫丑猶不足為之見畧相似

子語(去聲)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音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告也太師樂官名翕合也從放也純諧和不雜也皦明也八音歷歷無相奪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

樂其可知非夫子自謂也將以樂語魯太師言其旨亦

易曉云耳曰始作曰從曰成始終之備也曰翕曰純曰皦曰繹音節之美也所謂可知者如此夫子自衛反魯之時乎

儀封人請見賢遍切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去聲者見賢遍切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去聲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君子謂當時賢者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則振之

儀封人一見夫子便知斯文未喪天意有在賢於晨門

荷蕢遠矣木鐸一振萬古遺音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韶舜樂武武王樂

武未盡善武王之心有不得已焉夫子非不滿於武王也韶居聖人之盛武處聖人之變夫子明聖人之心嚴萬世之大法也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不寬則猛固無足觀不敬不哀皆文具耳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知去聲心不明於是非則視仁人若冰炭矣雖曰與之處而對面千萬里矣安知所擇也苟知所擇定不背馳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音洛仁者安仁知去聲者利仁約窮困也利者知之而喜進也

熟後自然不違故安知後自然不已故利利而行之者用力於仁也安而行之者無用乎力純乎天也

子曰唯仁者能好去聲人能惡去聲人唯言獨也無一點私意斯之謂仁是是非非皆天理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如字也人之趨向全在立志苟志於仁即念念在仁矣自然無惡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去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平聲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七到切次必於是顛沛音貝必於是終食者一飯之頃也造次急遽也顛沛偃仆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何謂素行道是也故無入而不自得安得苟徇欲惡而為去處哉仁故謂之君子去仁則安所名乎終食不違以至顛沛造次必於是皆不去之實也畢竟仁在何處如何是不違如何是必於是知乎此則知所用力而道不可須臾離矣

子曰我未見好（去聲）仁者惡（去聲）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

見也（蓋有者不敢謂無用力於仁之人也我未之見所以深歎其難得也）

仁爲己任若甚重矣然此事在我非有險阻之難越也非有荒遠之難到也非有百鈞九鼎之難舉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安在有力不足者哉好仁則自然用力惡不仁則終能用力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即偏黨之黨）

黨是人心偏私處所以過也仁者大公無我何偏私之有知所以爲過即知所以爲仁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到脫然無疑礙處生亦可死亦可蠢蠢逐逐醉生夢死烏可與言哉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一念外馳便非志道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丁歷切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比志切　適專主也莫不肯也比從也

明得義後自然無所適莫不然即膠矣故曰君子而時

中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有德有刑則君子懷有土有惠則小人懷懷者中心不忘之謂也君子隱遁小人離散誰實任其咎哉刑罰不中則無以懲惡而君子病矣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者放縱之放

利欲之心如水滔滔室之猶恐其弗止況放而行之乎利之行怨之歸也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何有言不難也

辭遜成風自然順治不然則陵奪之習勝矣如禮何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立與可知指君子自治之實耳非為外也無位為患則所謂立者必荒患莫己知則所以可知者必畧立者確乎不可拔之名是所學實事即所謂可知者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上聲子出門人問曰

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參乎者呼曾子名而語之也貫通也唯者默喻而深領之辭門人者曾子之門人也

這箇不是事事物物上鬬合得來會得後自然光明洞徹無所不通本一貫也非貫之而後一也夫子以一貫語曾子直是指得清切曾子以忠恕答門人直是斷得清切不清切後一唯字如何撰得出後學不悟本一之旨直向事物上逐項尋討安得曾子者而論忠恕哉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者深明其旨深知其味者也不幸志趣一差到喻後如何住得桑弘羊之徒筭析秋毫至死不悔可憐也已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内自省悉井切也

思齊則遷善内省則改過賢不賢皆吾師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幾微也

迎其未形便當救止既形則過已顯無及矣微察其不然便不敢拂繞拂則意已傷難再進矣既能如此委曲又須勞而不怨所謂怨者非必形之辭色也心之隱微

稍有不足便不可為人子者所宜深體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朝往暮未還已重倚門之望遠遊與不知方所父母之心何如哉又況事親之道種種未便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已見首篇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父母之年安有不知所貴於知者欲其以喜懼為心也

不然則知猶不知耳徒記得某甲某乙濟甚事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逮及也

以躬行不逮爲恥敢易言乎玩不出二字隱然有爲之關鍵者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上聲矣約不放逸也

約則有守自然寡過纔放逸便失了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去聲

實見實履不在言語上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易曰敬義立而德不孤不孤者此德之盛也有鄰者同德之應也德不孤則必有鄰矣

子游曰事君數色角切下同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者屑屑不憚煩之謂也朝夕訥誨方謂之忠切切偲偲方謂之益則何者謂之數乎

融堂四書管見卷二

融堂四書管見卷三

宋 錢時 撰

論語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去聲下同也雖在縲力追切絏息列切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公冶長孔子弟子妻者嫁之也縲黑索絏攣也所以繫囚

也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宫名縚又名适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不廢言見用也

聖門以為可妻豈易得者非罪而縲絏正所謂無妄之災疑不假辨矣世俗未必究實須用與他説破有道不遺無道獲免三復白圭之証驗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於虔切取斯子賤姓宓孔子弟子

魯國多君子豈中和之氣獨私於魯哉薰蒸陶冶有以致之耳使子賤居非其地將何以得此斯字是所以為

君子處取字亦見得他善學處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音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音胡璉力展切也此因稱子賤而有問也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器

君子不器而以瑚璉目之雖可貴重終未離於器也賜也勉乎哉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於虔切用佞禦魚呂切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雍姓冉字仲弓孔子弟子佞口才也禦當也給辨也憎惡也

仁與佞正相反口給屢憎仁者不如是也或稱仲弓之仁而以不佞少之即此便是他不知其仁處兩言焉用佞宜細玩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音悅斯猶言這個斯字是實做工夫處夫子以為可仕豈易得者猶自謂未能信不是實做工夫安有此語有學官嘗舉以難諸生友人見問荅曰漆雕開直是要做徹了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去聲我者其由與平聲子路聞

之喜子曰由也好去聲勇過我無所取材桴筏也所猶處也材即所以為桴者

夫子豈真浮海者哉深歎道之不行耳子路何喜之遽也稱其好勇而謂取材之無處所以抑之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去聲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音潮可使與賓客言也不

知其仁也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也赤姓公西字子華孔子弟子

三子者謂之仁不可謂之不仁亦不可荅以不知備見聖人包含成就之意雖然治賦為宰與賔客言不仁亦不可使也當以意逆之

子謂子貢曰女音汝下同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與許也

真知一矣將何所不通謂之十者姑舉成數而言顔子地位已不易及子貢自知弗如却是他所以進學處故夫子與之

宰予晝寢子曰朽許久切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音汚也於予與平聲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去聲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晝寢謂居内違禮朽腐也雕刻晝也杇鏝也與語辭誅責也先儒氣昏慾勝安能有立篤志而力行者氣象自然不同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於虔切

申棖孔子弟子

剛慾多嗜慾也

剛者天德之至健非血氣云也養而無害自正自大自直自方故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有一毫物慾之私則餒矣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之言絜矩之道也宜夫子喜而進之矣乃曰非爾

所及嗚呼此以進之也賜也一聞斯語惕然反求其病根之所在則終身可行之旨何必他日而再問乎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威儀文辭之類性即人之所固有天道即天之所以為天者天人一理也既曰言如何不可聞此是子貢所學大進處非實見後如何道得出平時言語之習為之一洗矣但將文章與性天道分裂則猶未也文章即性即天初無可聞不可聞之殊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不聞則已聞必行之非以所聞為切身實事者不爾也唯恐二字深得子路力行之意曰果曰無人曰無宿諾曰聞過則喜其氣象可以槩見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去聲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孔文子名圉衛大夫謚法勤學好問為文

敏有自強不息之義不恥者樂善不倦之誠敏而好學則得所敏矣好學而不恥下問則得所學矣然孔圉使

太叔疾出妻而妻之其行如是豈真若聖門之所謂好學者乎先聖不言其人而但釋謚義殆有深旨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產姓國氏名僑鄭大夫

事上以敬則知為下之道養民以惠而使以義則知居上之道然非行己以恭者不能也故又為四者之首稱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晏平仲名嬰齊大夫

交際之道莫善於敬況久而不替乎然非敬則亦不能

久也可以久交必非苟合者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章悅切）何如其知（去聲）也（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藻水草梲梁上短柱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以為藏龜之室也）

龜以卜疑耳何乃僭飾如此有識者不爾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去聲絕句下同）焉（於虔切下同）得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

有馬十乘去聲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

穀於菟知覺也覺其本心而至於常覺常明者仁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名須無亦齊大夫也

違去也之一邦往也

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據其事兩言而盡矣復疑其為仁而問之此是子張之病猶未有覺安得謂之仁乎故曰未知焉得仁句法與焉得儉焉得剛正相似直

辭以破其疑與答孟武伯不知其仁不同矣

季文子三（去聲）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季文子名行父魯大夫斯語辭）

事未有不思而得者然須有學明得義後方可不然就私意上起思輾轉只是私意雖百思何益宣公簒立文子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殆類全不思者所謂三思果安在乎再可之言極宜細玩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去聲下同）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

也其愚不可及也甯武子名俞衛大夫按春秋傳在文公成公之時

無道則愚便是他知處

子在陳曰歸與平聲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音匪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歸欲歸魯也狂者進取斐文貌裁者翦裁之也

聖門鑪冶全在一裁字斐然成章非所多也知所以裁即斂華就實無非根柢工夫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名知字公達夷齊謚孫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

人立其中子怨是用希
非念怨言自少怨也

怨生於念念舊惡而不忘即不免有所怨矣觀兄弟遜國之事則其人心地可知故夫子又稱之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或問扣馬諫後竟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下則何如曰義所不可雖死不與易此所以為夷齊也若不顧大義苟且浮沉忍恥事仇匿怨為友而不知恥者天下滔滔皆是也如此而謂之不念豈足以識聖賢心哉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呼西切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微生姓名高魯人醯醋也

本心本直微起意即失之流俗類以回曲苟狗為周密乞鄰甚小礙直甚大

子曰巧言令色足將樹切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恭便僻貌

友者合志同方之謂中藏怨心外為苟合而謂之友可乎此小人之情狀而流俗未必恥也左丘明真所謂惡

不仁者

顔淵季路侍子曰盍音合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去聲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顔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伐誇也施者委之於人也安之安我也信懷義同

子路能不吝耳顔子則有志於忠恕者也夫子天涵地毓無一物不在吾仁中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内自訟者也訟者辨直之名

也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鮮有過而不知者不能訟故不改耳發於本心自悔自罪痛自咎責如抱冤屈以求伸者焉方可謂之内自訟念念不捨過無由生訟不由中改必不力夫子以為未見而發已矣之歎警動學者改過之機至深至切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去聲學也十室小邑也

學以忠信為主而十室之邑必有之以見天下之美質可學而至於聖者固多也惟不知好是以不若聖人耳學者豈可自棄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音泰簡乎子曰雍之言然南面君位言可為諸侯也子桑伯子魯人先儒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也可者僅可之辭簡言不煩

居敬行簡即是仲弓可使南面處居如曠安宅而弗居之居所居者敬則所行無非敬自然不煩也居簡則過矣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去聲學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遷延及也貳遲疑不決也

不遷怒不貳過真用力於仁者聖門之好學如此哉旁遇他事微有未平即所謂遷萌於隱微斬截不果即所

謂貳此二語工夫極精密又曰不遷者此心虛明澄然不為怒所遷動也

子華使（去聲）於齊冉子為（去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音父）請益曰與之庾（愈甫切）冉子與之粟五秉（音丙）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去聲）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子華公西赤孔子弟子冉子冉有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原思名憲孔子弟子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九百斛辭辭而不受也毋禁止之辭五家為鄰五

鄰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

當受而辭不當得而請皆意也非中也聖人所以建皇極

子謂仲弓曰犁（利之切）牛之子騂（息營切）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上聲）諸（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色牲用騂角者角周正中犧牲也山川山川之神也家語謂仲弓生於不肖之父）

鯀殛死禹嗣興安得以其父而舍之種類雖或非才為人子者不當甘自棄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三月一時也不違仁者無纎毫意念蔽其本心也其餘者顔子以次也至者至於不違也本心虛明純然無間者三月三月之外猶未免微違此顔子所以幾於聖也若聖人則純德孔明無違不違之可言矣日至是至於不違者終日月至是至於不違者終月皆覺後事但工夫有如許次第淺深所以諸子皆不及顔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平聲下同子曰由也果於從

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謂為大夫果決斷達通曉藝有才能乎何有優為之也

冉有季路在政事之科而曰果曰藝夫子又亟稱之及相季氏乃有大不然者信道不篤而能不變於習俗者寡矣吁可畏哉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音秘宰閔子騫曰善為去聲我辭焉如有復扶又切我者則吾必在汶音問上矣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閔子有定見矣若由與求也終何為哉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久內切] [音扶] [伯牛姓冉名耕孔子弟子] [疾淮南子以為癩牖南牖也]

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冉伯牛之賢而有斯疾乎此可以言命矣夫子所以重歎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音嗣]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音洛賢哉回也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

苟樂矣雖死生之變不與易簞瓢陋巷而為之遽改乎要識所樂者何事其不改者何以一日克己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三歎而三詠也

冉求曰非不說音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音汝畫畫畫斷也

知所以說則知所以用力知所以用力則自彊不息日進無疆矣安有力不足者畫者斬然自棄之名也

子謂子夏曰女（音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儒學者之稱）固於物我而未能行天下之大公者皆小人儒也為儒而未免於小人其禍可勝言哉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音汝）得人焉耳乎曰有澹（徒甘切）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小路取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夫子得人之問為宰之法也子游滅明之對觀人之法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去聲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孟之反名側魯大夫伐誇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戰敗以殿為功也策鞭也事在哀公十一年

有功不伐固辱之至必若飾辭以自掩不幾於偽乎戰敗而還為國羞辱區區敢後遂謂己功有識者所不為也故夫子美之

子曰不有祝鮀徒河切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祝宗廟之官鮀字子魚衛大夫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

巧言令色皆能悅人謟諛之徒尤當世所喜故雖有宋朝之美而無祝鮀之佞亦難乎其免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何莫猶云孰不也

人之由斯道如出之必由户也行不著習不察故終身由之而不知耳然則所以不可須臾離者果安在哉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野言樸野史掌文書者彬彬文質相稱之貌

質猶幹文猶華也從根至杪無非造化自然如何欠得

但有先後次第耳故曰則以學文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罔不直也

本心本直本無邪枉此人之所以生者失其為直生如無生盜跖之徒蠢蠢然茍活於天地間真幸免耳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去聲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曩嘗謂人患不知耳如渴得飲如夜行逢燭如何不好好後自然融悅滿天地皆春風和氣也如何不樂由今觀之乃知聖訓切中學者之病世間亦不可謂無知者

舊習一勝隨即昏失間或好矣往往力量輕薄工夫不繼又未免於怠荒此知及之為難而仁守之尤不易也知而不好與不知同好而不樂與不好同

子曰中人以上上聲可以語去聲下同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人皆可以為堯舜性無有不善也若論資質則大畧自有三等上知下愚固不可移矣中人以上之人已不易得中人以下蒙蔽之深去下愚無幾而可與之語上也

哉使其可語雖愚必明

樊遲問知去聲下同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去聲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獲得也

乖人道瀆鬼神知者不為也仁者難在何處往往纔打不過便放下了直是到險絕處能勇於一進然後為得也纔有計獲之心便不是

子曰知去聲下同者樂五教切下同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知者知此者也仁者能守其所知而不失者也

動則運而不窮故樂水靜則寂然不動故樂山不滯於物故樂不夭其天故壽然仁者未嘗不動未嘗不樂特別而言之耳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齊太公始封之國在禹貢青州之地魯周公始封之國在兖州

齊壊於霸習去王道愈遠有聖人作雖大弊極壞便可丕變必曰再變而至於道者次第二國之淺深而言耳期月而可三年有成變之規模也

子曰觚不觚音孤觚哉觚哉觚飲器受三升

觚而不觚不足以為觚矣為人而不盡其分得謂之人乎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從謂入於井也逝往也陷溺也罔理之所無也

事之有無或可欺故可逝理之是非不可罔故不可陷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音扶約

要也畔背也

博學於文而約以禮非篤志勵行者不能雖未聞道亦可以弗背矣亦可以三字宜細玩夫子之望學者不止於是也要端的直須透徹乃善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音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方九切者天厭之天厭之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矢誓也厭棄絶也

子路但知其不可而不知所謂無可無不可無怪其不

說也子路所見者人夫子所見者天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上聲久矣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中庸之德固其日用常事耳民鮮能久而後以為至焉嗚呼豈真鮮也哉

子貢曰如有博施去聲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音扶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博廣也施惠利也病者患其難也譬喻也方猶指歸也

立者立之斯立之立達者先知先覺之名已欲立而欲人之皆立已欲達而欲人之皆達此仁者之心也偏私自狹安能如是學者誠切已而反求庶不繆其所趨向矣子貢用心高遠以廣惠愛為仁而夫子令取譬於近可謂端的

融堂四書管見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融堂四書管見卷四至七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貢生臣黄嵩齡

融堂四書管見卷四

宋　錢時　撰

論語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去聲古竊比於我老彭述述舊也作者己自為之也比類也老彭商賢大夫

世衰俗薄不知而作者多去先王益遠信古者已不易

得况能好乎夫子所以慨想老彭而竊自比之也雖然二事則同而所以為二事者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豈斯人所可及哉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者識見之識何有言無所有也

不可以探索得不可以言語求默而識之妙不可思知及之也識後方知所用力做厭即怠即荒學而不厭仁守之也雖然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如是而學

如是而誨而在我實無所有虛明變化何厭何倦故夫子又自曰空空如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德謂之修者譬如原有此物既壞而復修之也學之講講此而已義之徙徙此而已不善之改改其非此者而已雖曰四事其實一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

春風和氣盎盎無邊

子曰甚矣吾衰也絶句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吾不復夢見周公猶云今不復作此夢耳聖人之心無適也無莫也何夢不夢之有哉

子曰志於道據於徳依於仁游於藝據不放逸也依不違也游者非專於具事之名

通古今貫三才何莫非道道者無所不通之名也但百姓日用而不知耳得此謂之徳全此謂之仁是故發軔

首塗莫先於志志不先立何據何依藝曰游則以學文之謂也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修脯也十脡為束

束修贄禮之至薄者茍以是心至則無所不誨矣互鄉之進鄙夫之問可以見聖人之用心

子曰不憤房粉切不啓不悱芳匪切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扶又切也憤者心求通而未得啓開導之也悱者口欲言而未能發警悟之也一隅物之一角反者還答也復再也

此章備見聖門教人之深旨憤悱者求而未獲窒而未通汲汲皇皇顧見而不可得之時也於此一啓其機即矢去川決矣孟子躍如也正合斯訓然亦觸類而通方可再叩不然徒瀆蒙無益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臨喪而求飽既哭而遽歌稍知禮者不為也須識夫子所以不飽於有喪者之側與不歌於哭之日其心為如何方見得聖人情性之正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上聲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音扶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皮冰切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去聲謀而成者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徒搏曰暴徒涉曰馮

曰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賢人之事也若夫用之便行舍之便藏則行藏係於用舍而係於治亂非磨不磷涅不緇者不能也唯我與爾有是夫子所以許顏淵者大矣而子路乃以行三軍為問雖然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是真行三軍之要旨也因事啓諭切實的當子路之疾鍼砭斯言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去聲執鞭賤者之事

聖人豈苟執鞭以求富貴者所以甚言無可求之理以絶學者外誘之根耳貪鄙之徒不安分義狗彘其行穿窬其心爭錐刀盡錙銖孳孳營營死而不悔是固不足道也有志於學而豐約之際未能無意巳不可與入道

況求富手信能於聖人所好之旨而有味焉則充詘隕

穫之病不攻而自去矣

子之所慎齊側皆切戰疾

齊交神明戰係安危疾係死生聖人固無時而不謹也

於此三事愈加謹焉故門人特記之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三月宜自為一句斯指齊也

子在齊聞韶者三月每感其音之盡善盡美而忘肉食

之味也虞舜遠矣不謂此樂乃聞於齊乎若謂一聞韶音歷三月之久而不知肉味固無此理史記三月上加學之字學之而至於忘味又大不然

冉有曰夫子為去聲下同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諾應辭也伯夷叔齊事見雍也篇

衛君父子而爭夷齊兄弟而遜即此形彼是非自明所

謂求仁而得仁者仁安在如何求如何得亦曰孝友兩盡不失其本心耳若好名遜國却不是仁

子曰飯符晩切疏食飲水曲肱而枕去聲之樂音洛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飯食之也疏食麄飯也

聖人之心無入而不自得也故疏食飲水曲肱而枕樂亦在其中味一亦字豈專以貧賤為樂者哉雖處富貴而此樂未嘗不在但不義而得者真若浮雲耳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韋編三絶用功於易久矣豈待五十而始學之乎而此云爾者蓋夫子自度其學易至五十可無大過耳易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也四十雖已不惑然猶未盡於知天命知天命方是六通四闢徹底洞然盡易道之妙故可以無大過此非姑爲謙辭未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微過亦未免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猶素也後世每云雅故故素之謂也禮非徒誦説故曰執

學詩學禮家庭之訓不外乎此至於書又堯舜禹湯文武諸大聖人聖學相傳之旨具在謂之雅言見得夫子尋常教人大要在此三者學者所宜盡心焉雅言先師謂非方言誦詩書及執禮之時不用鄉談也

葉舒涉切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音汝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音洛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

發憤者果决勇進之謂至於樂則疑無發憤之可言矣

埋頭一去無始無終澄然虛明和樂融融雖死生之變如雲氣之在太空忘食忘憂以至忘老嗚呼妙矣豈章句文義可解釋而强通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且要識所謂知之者何事求之者何物聖之為聖正在這裏豈區區章句文義云哉自昔聖人未有不學而成者夫子雖謙辭以勉人亦實事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興端專言神怪縱橫專言力亂聖人設教皇極之道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與俱其中必有善者不然亦必有不善者善者吾從不善吾改皆吾師也故必有我師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徒雷切其如予何也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以為氏

非夫子恃天生之德謂魋不能為己害也縱我可害天之

與我者可害乎橫逆之來無非大順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天何言哉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何隱之有此最是喫緊

道與人處要就無行而不與上會取

子以四教文行去聲忠信

非文不著非行不實非忠信不立名四而實一忠信為主行次之文又次之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胡登切者斯可矣亡讀為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善人者無不善之名有常者不變之謂惟能不變方可進學而純於善耳然而亦不易得也故曰斯可矣如下文所言三者虛誕無實乃後學之通患如之何其有常哉聖門工夫只一常字是力行之要所以拳拳乎此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食亦切宿綱提網繩也弋以生絲係矢而射者宿宿鳥也

聖人愛物之仁每於不得已而見之此章有湯網三面之意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如字

作者所以發揮其所知不知而作何以作也多聞能擇以從其善多見能識而不繆於是非而謂知之次焉則所謂知者果安在哉豈多聞多見之謂也哉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賢遍切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

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互鄉

鄉名唯何甚猶云不應如此之甚也

人患溺於流俗不能自拔耳有向慕之誠固聖人所不棄况能潔巳以進哉進則與之甘於自退者不與也潔則與之自此以往者不問也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所以為皇極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人心也豈遠於人哉然而舉世茫茫不啻數千萬里

之隔者人自遠之耳欲仁仁至非有物自外而來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七住切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陳國名司敗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揖者司敗揖之也相助匿非曰黨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然也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魯先君乎正使指言同姓之事

聖人猶當有所處泛問知禮而遽斥先君之諱可不可也司敗不察輙以爲黨夫子不辨自以爲過非至聖孰能與此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去聲之反復也

歌所以吟詠情性善者得其正者也必使反之紓餘以暢其旨而後和之從容以答其意抑揚反復讀之如在春風和氣中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文莫猶人猶云莫也如人謙辭也未之有得則斷不敢居之辭愈謙也於此可見文行事體不同躬行君子之不易如此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為猶習也言用力於仁也

不敢以仁聖自居而曰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言方用力於此云耳此夫子之所以仁且聖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力軌切）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禱謂禱於鬼神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天地也天曰神地曰祇）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門人高弟乃有斯言乎問曰有諸譬之深矣何子路猶未喻也知夫子之所以禱則知夫子之所以聖

子曰奢則不孫（去聲）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順也固陋也）

先王制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儉而陋非中道也不猶

愈於不孫乎不孫後何所不至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坦平夷也蕩蕩無際畔也

君子之心虚明洞然無毫髮意念小人行險僥倖顛冥而不自反如坐囹圄如落陷穽茫茫晝夜醉生夢死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厲嚴肅也

温而不厲則弛威而猛則暴恭而不安則拘此三句描畫聖人宛然可想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泰伯周大王之長子知幼弟季歷之子昌有聖德遂與次弟仲雍逃之荆蠻於是立季歷傳國至昌是為文王三讓先儒謂固讓也或曰逃荆蠻一也文身斷髮示不立二也併仲雍而去之三也其迹不著故無得而稱

泰伯讓國而直曰讓天下何哉泰伯知季歷之有子矣殆非讓國也民無得而稱之此所以為至德歟非吾聖人萬世無稱矣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絲里切勇而無禮則

亂直而無禮則絞古卯切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葸畏懼貌絞急切也君子謂在上之人興起也偷薄也恭慎勇直皆德也無禮以節之則未免有弊雖然篤於親不遺於故舊又風俗之樞機而禮之所以為禮者也風移俗易禮制行焉則四者之弊去矣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音扶小子啓開也詩小旻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深恐墜履冰恐陷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豈特身體髮膚之不敢毀傷也哉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平時所以戒謹恐懼而不敢須臾離者其所全者大矣啓手啓足而曰知免學者毋徒曰手足云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顔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去聲下同 去聲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問疾也將死言善謙辭也貴重也暴

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

動容貌便須遠暴慢正顏色便須近信出辭氣便須遠鄙倍三箇斯字甚緊切有不可須臾離之意且要識所以遠暴慢所以近信所以遠鄙倍者其實安在非是臨時逐項旋整頓過也君子切身日用在此三事器物之末則有攸司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校計校也吾友先儒謂顏淵詳味昔者二

字當是追述於既亡之後也

所有者忘不恥於問也所得者内不耀於外也所樂者天不競於物也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平聲君子人也與疑辭也决辭

輔遺托國而不能不變於危疑之際者多矣必也處大變定大難節操凛然不可撓奪然後為君子也伊周而下如諸葛孔明當得可以字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弘寛大也毅剛立有守也道猶行也範圍無外本末始不弘剛健不息本末始不毅意起念動始蔽始虧隘矣不弘矣始回始撓餒矣不毅矣斷斷曰不可以不弘毅所以勉學者用力於仁也任重道遠而下特發揮其旨以明不可不勉者如此耳樂以忘憂何重何輕老將至而不知何遠何近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三百篇無邪之旨抑揚諷詠足以感發人心油然興起故興於詩禮者人心之大閑天則之不可踰者故立於禮樂所以養人心之和使無非僻之侵故成於樂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百姓日用而不知聖人豈不欲使知哉蠢蠢羣愚其蔽已甚雖欲使知之而不可得耳斯言所以歎惜之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聲）

尚勇而惡貧必自為亂疾惡而已甚必致其亂安分有

容則無二者之患矣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驕矜夸吝鄙嗇也

驕則易於自滿吝則梏於自私二者拒善之藩籬也才愈美病愈深其他何足觀哉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穀禾之實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穀學之成實時也斯道無窮夫子豈責成於三年者哉所以甚言其

不易得以勉進後學耳得後方實未得皆虛

子曰篤信好去聲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賢遍切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乾初九文言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不是確乎不可拔如何做得上面許多事好學而信之篤守道而死不變確乎不可拔之謂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出位而思只是不安分與畔官離次者其失均也

子曰師摯(音至)之始關雎(七余切)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師摯魯樂師名摯也)

師摯之始豈雅頌未得其所之時乎何獨關雎之洋洋也不然則因摯之適齊追感疇昔而歎耳

子曰狂而不直侗(音通)而不愿悾悾而而不信吾不知之矣(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

書稱九德交濟其偏聖人所以施教也既狂而又不直既無知而又不愿既無能而又多詐聖人且奈何哉故曰吾不知之矣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此知及之後仁守工夫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况悠悠自恕者乎玩如不及三字如何斯須懈得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正此不及之謂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去聲焉

微動纖毫意念便與丁純德孔明無體無方巍巍天下我何與也故舜不以為泰禹行其所無事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唯猶獨也則法也蕩蕩無際畔也煥光明也

天之所以大者何如堯之所以則者何在宜乎莫得而名狀也範圍無外變化無方事業文章光輝發越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去聲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

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五人禹稷契皋陶益亂或作乿古治字也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婦人邑姜也斯指武王時也舜有五人武王有十人故曰唐虞之際於斯為盛然且邑姜預焉此其為才豈易得者乎以服事殷乃文王之德而夫子特書於武王之後其指微矣

子曰禹吾無間去聲然矣菲音匪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

服而致美乎黻音弗卑宫室而盡力乎溝洫呼域切禹吾無間然矣菲薄也黻蔽膝也以韋為之冕冠也皆祭服溝洫田間水道也

間如連得間矣之間無間者無罅之可議也纔有一毫之私便有一毫之間

融堂四書管見卷四